

语言的建构与运用：撬动学生思维发展的教学支点 ——以《别了，“不列颠尼亚”》《将进酒》 课堂教学实践为例

于菲菲¹，钱坤²

1. 北京市第五中学分校，北京 100009

2. 北京市第五中学，北京 100007

DOI: 10.61369/ETR.2025410019

摘 要： 在语文核心素养视域下，教学中普遍存在语言学习与思维训练“两张皮”现象。语言的建构与运用是思维发展与提升的必经路径和关键载体。本文通过《别了，“不列颠尼亚”》的用词分析和《将进酒》的副词品鉴等课堂实际教学案例，具体论证如何通过对语言的深度挖掘，激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独创性思维，为在课堂教学中实现语言与思维的协同发展提供可操作的路径与思考。

关 键 词： 语文核心素养；语言的建构与运用；思维的发展与提升；课堂教学；《别了，“不列颠尼亚”》；《将进酒》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Language: A Teaching Fulcrum to Drive Students' Thinking Development ——Taking the Classroom Teaching Practice of Farewell to "Britannia" and Invitation to Wine as Examples

Yu Feifei¹, Qian Kun²

1. Beijing No. 5 Middle School Branch, Beijing 100009

2. Beijing No. 5 Middle School, Beijing 100007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ore literacy, there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teaching where language learning and thinking training are "disconnected" (like "two separate skins").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language is an indispensable path and key carrier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inking. Through practical classroom teaching cases—such as the analysis of word usage in Farewell to "Britannia" and the appreciation of adverbs in Invitation to Wine—this paper specifically demonstrates how in-depth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can activat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nd original thinking. It aims to provide operable paths and reflections for realiz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and thinking in classroom teaching.

Keywords: Chinese core literacy;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inking; classroom teaching; Farewell to "Britannia"; Invitation to Wine

语文核心素养中，“语言的建构与运用”与“思维的发展与提升”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从概念界定来看，“语言的建构与运用”指学生在丰富的语言实践中，通过主动的积累、梳理和整合，逐步掌握祖国语言文字特点及其运用规律，形成个体的言语经验，在具体的语言情境中正确有效地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的能力。^[3]“思维的发展与提升”则指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通过语言运用，获得直觉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和创造思维的发展，以及深刻性、敏捷性、灵活性、批判性和独创性等思维品质的提升。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明确指出，语言既是交际工具，也是思维工具。这一界定揭示了两者的内在联系：语言建构为思维发展提供载体，思维发展为语言运用提供动力。然而在日常教学中，语言学习与思维训练常常成为“两张皮”，学生不重视语言本身的学习感悟，教师也很少以语言材料作为思维支点，这不得不说是—种遗憾。

本文将通过对新闻、诗歌两种典型文体的微观语言分析，揭示语言对思维发展的促进作用，探讨从语言活动中深挖思维的教学策略，旨在达成以言启思的教学目标。

一、《别了，“不列颠尼亚”》：于精微处见深意

在执教新闻文本《别了，“不列颠尼亚”》一课时，教师以标题为切入点，通过标题的删改和关键词的辨析，实践以“语言”撬动“思维”这一理念。

教学中，教师首先呈现了一组近义标题，引导学生展开辨析：

《再见，“不列颠尼亚”》

《别了，不列颠尼亚》

《“不列颠尼亚”，别了》。

学生发现“别了”一词蕴含的郑重意味与历史终结感，不同于“再见”的日常性与暂时性，可以更准确地传递出香港回归不可逆转之意。^[4]双引号的使用赋予了“不列颠尼亚”一词双关意义：既指皇家游轮，又象征英国殖民统治。主谓倒装的句式则将“别了”置于句首，凸显了这一告别行为的庄严与决绝。

经过对标题语言的精确分析，学生深刻体会到随查尔斯王子与末代港督彭定康离去的不仅是一艘游轮，更是一个旧时代。

随后，教师布置了第二个学习任务：围绕标题中“别了”一词，梳理出文中与之呼应的词语，并思考其表达效果。学生通过分类、补充主语等方法，发现文中存在多种近义表述：

1. 关于英国国旗的“降落”与“降下”

文章开篇导语写道：“在香港飘扬了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后”，“不列颠尼亚”号驶离香港。^[5]此处的“降落”作为一个已然完成的动作，侧重于描述事件的最终结果。而新闻主体部分对三次具体降旗仪式的描写则使用了“降下”。这个词更侧重于描绘旗帜从旗杆顶端缓缓滑落的动态景象，它捕捉了历史瞬间的具体过程，富有强烈的视觉感和过程感，含蓄有力地传递出那一特定时刻的凝重氛围与终结意味。

二者在文中彼此呼应，既勾勒出香港主权移交这一核心事实的完成，又渲染了历史场景的庄重与沧桑。

2. 关于英国殖民统治的“告别”、“结束”、“告终”

文章在表述英国在港殖民管治的结束时，选用了一组由表及里、语义递进的词语。“告别”最具仪式感与象征性。“结束”更为中性，它直接宣告了“长达150多年的英国统治”这一历史事实的完结，是新闻事实的客观表述。“告终”则带有文学色彩，常用于描述一个漫长过程或时代的最终了结。词语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评判，层层深入地表现了英国殖民统治的退场。

3. 关于港督的“离任”、“末任”、“末代”

“离任”和“末任”都是客观称谓。^[6]“离任”更偏重于功能性，它仅描述职务上的离开，适用于任何一任港督，在本文中用于客观陈述彭定康作为港督的职责终结。“末任”则强调了序列性，指代的是“最后一位担任此职务的人”，既是事实判断，也隐隐含有香港主权终于收回的快慰。与之相比，“末代”是一个充满历史评价与感情色彩的称谓。“末代”不仅说明了最后的位置，更强烈地暗示了其所代表的殖民统治体系的腐朽性与终结命运，带有批判色彩。

本课中，教师通过以上两个语言活动，从三个层面训练了学

生思维：

其一，训练由言及情、由词入心的能力。学生通过揣摩词语的语义轻重、感情色彩及语境适用性，逐步把握作者隐含的态度——既有对殖民历史终结的反思，亦有民族尊严彰显的自豪。

其二，训练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抽象思维能力。本文中，“米字旗降落”“港督告别”等具体场景都具有政治象征意义。学生通过分析关键词辨析，完成了从感性认知到理性概括的思维跨越。

其三，建立语言精确度与思维严谨性的桥梁。在辨析“结束”“告终”等词语时，学生不仅需要理解其基本语义，更要厘清它们在逻辑层次上的递进关系。这直接培养了学生的逻辑思维与批判性思考能力。

二、《将进酒》：于细节间品复杂情感

在文学作品阅读教学中，以语言为抓手的思维训练同样适用。^[7]《将进酒》一课的教学实践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

课程伊始，有学生提出困惑：诗中既写“万古愁”、“悲白发”，又高呼“人生得意须尽欢”，那么“悲”与“乐”到底哪个是诗歌的情感主体？针对学生疑问，教师首先引导学生分别找出表达这两种情感的诗句，并分析其背后原因。学生发现，“悲”源于对生命有限的清醒认知和怀才不遇的现实困境；“乐”则体现于热烈的宴饮场面，以及对自身才华的无限自信。当分析停留在内容层面时，学生难以对情感基调做出准确判断。此时，教师将学生的关注点引向一个常被忽略的语言要素——副词。

“人生得意须尽欢”中的“须”字，既含事理上的必要，更透出情理上的紧迫。它不是自然而发的欢愉，而是带有明确自我告诫意味的“必须欢”，这样的“欢”必定带有几分刻意。“烹羊宰牛且为乐”中的“且”字，意为“暂且”，清晰传递出暂时性。这是对现实的短暂超脱，其背后恰恰折射出对人生苦短的无奈之情。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天生我材必有用”中的“必”字。学生敏锐地指出，越是强调“一定”有用，越反证出诗人此刻的“未被用”。这份豪言壮语中，自我安慰的意味远大于真正的信心满怀。

通过这番对副词的精细玩味，学生自然而然地得出了更深层的理解：李白的“乐”，并非纯粹的快意与洒脱，而是面对有限生命的积极反抗，是怀才不遇境遇中的自我开解与苦中作乐。^[8]在这些副词背后，隐含的是诗人对现实处境的清醒认知与无奈接受。“悲”才是这首诗的底色，而那些慷慨激昂的“乐”，恰恰是为了反衬和超越这无法消解的“悲”而存在的。

在课堂接近尾声时，一位学生提出了一个引得全班哄笑的问题：“《将进酒》写得这么精彩，李白是不是在‘装醉’？”教师顺势引导学生聚焦诗中一系列能愿动词，如“会须一饮三百杯”的“会须”，“请君为我倾耳听”的“请”，“但愿长醉不愿醒”的“愿”，“径须沽取对君酌”的“径须”。这些词语在汉语中承担着表达意愿的情态功能，直接体现着说话者对所述动作的主观态度。在本诗中，这些能愿动词与饮酒、醉酒相关的动词共同构建起“会须一饮”“愿醉”“径须沽取”的句法结构。学生猛然意

识到，诗中这场醉并非意外，而是李白的主动选择。李白之所以执意求醉，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生命的短暂与理想的渺茫，却不愿一脸悲戚地哀哀垂泪。于是他遁入醉境，将苦闷转化为“钟鼓馔玉不足贵”的狂放，将愤懑升华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言，在精神的酣畅中保持生命的昂扬姿态。

这种以醉抗悲、在放纵中寻求解脱的生命态度，令人联想到西方文艺理论中的“酒神精神”——在醉意和朦胧中狂放不羁地挥洒激情，主体逍遥于一种完全放逐了自我的“忘我”境界中。^[1]李白正是以积极之姿面对生命悲剧，通过颠覆秩序的狂欢获得情绪的宣泄与本性的回归。^[2]

因此，李白是真的醉了，但他的醉，是为超越现实困境而主动选择的路径；狂放的姿态之下，蕴藏着对生命困境的清醒认知与理性回应。

在本课的教学中，“副词”“能愿动词”成为解读诗人情感 and 精神的钥匙。这些看似细小的语言成分为学生提供了可靠的思维支点。这一过程训练了学生通过语法功能词把握情感强度的能力，实现了从表象感受到本质理解的第一次思维跨越。通过这两个环环相扣的语言分析环节，学生完成了从语法认知到情感把握，再到生命理解的完整思维过程。

三、构建“言思共生”语文课堂的策略

基于《别了，“不列颠尼亚”》和《将进酒》等课例的实践，笔者提炼出三条具有普适性的教学策略，旨在通过语言运用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

策略一：设置语言点，导向深度探究

教学设计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将具有解读张力语言点作为课堂研讨的“锚点”，设计有梯度的问题链，引导学生深入探究。

在选择语言点时，教师可以着重关注两方面。第一，关注那

些看似平常却蕴含丰富的词、句、标点；第二，关注修饰同一主体的近义词，或同一主体发出的近义动作。这一策略适用于各类文本教学。

策略二：创设比较情境，培养思辨能力

教师应设计一系列的比较活动，让学生在语言形式的差异中直观感受表达效果的差别，从而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和精准表达能力。

这一策略可通过多种方式实现。^[9]词语层面的替换比较，如对比“别了”与“再见”的情感差异，“结束”“告终”“终结”等词语的情感梯度；句式层面的变换比较，如正常语序与倒装语序的效果对照；篇章层面的删减比较，如去除关键段落后的表达效果变化。比较可以使学生认识到语言的精准性直接关系着思想表达的深度，同时，也让学生理解不同表达有各自适用的语境，培养学生根据表达需要选择恰当语言形式的能力。

策略三：搭建思维支架，实现从感性到理性的跨越

在学生品味语言的基础上，教师要通过追问、点拨、提供背景知识等方式，搭建学习支架，帮助他们将感性体验上升为理性认知，完成思维的深化与提升。

如在《将进酒》教学中，当学生困惑于诗歌的情感基调时，教师并未直接给出答案，而是搭建了四级思维阶梯：先找出悲乐诗句，再分析副词功能，理解能愿动词，最后联系酒神精神。^[10]有效的学习支架不是替代学生思考，而是为其提供攀登的阶梯，最终目标是让学生能够独立完成类似的思维过程。

《别了，“不列颠尼亚”》和《将进酒》两篇不同文体课文的教学实践证明，聚焦语言的建构与运用正是激活学生思维、提升语文素养最切实有效的路径。期待更多语文教师成为语言的引路人和思维的点燃者。期待语文课成为学生语言能力与思维能力共同成长的沃土，让语文学习成为充满发现与成长的旅程。

参考文献

- [1] 陶东风.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第三版）[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7-88.
- [2] 边建松. 〈将进酒〉，一场理性的醉酒[J]. 语言文字报，2025.2.
- [3] 杨勇. 统编教材视域下的“研讨”能力培养——以高中选择性必修上册《别了，“不列颠尼亚”》教学为例[J]. 语文建设，2022(9):36-40.
- [4] 王觉人. 情理相融的壮丽篇章——部级精品课《别了，“不列颠尼亚”》《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联读品鉴[J]. 语文教学通讯，2022(25): 65-68.
- [5] 倪秀玲. 统编高中语文教材新闻作品支架式教学研究[D]. 闽南师范大学，2024.
- [6] 喻英贤. 对比阅读在新闻教学上的运用——以《别了，不列颠尼亚》教学为例[J]. 求知导刊，2020:2.
- [7] 汲安庆. 解读就是解写的审美实践——以《别了，不列颠尼亚》一文教学为例[J]. 福建教育，2017:4.
- [8] 孙家来. 发掘文本教学价值 指导探究阅读策略——《别了，不列颠尼亚》教学设计[J]. 学语文，2015:2.
- [9] 李梅. 从《别了，不列颠尼亚》看新闻教学[J]. 读写算（教师版）：素质教育论坛，2013.
- [10] 孔祥军等. 新闻精品 尽在完美——对《别了，“不列颠尼亚”》的文本解读[J]. 新闻爱好者，2004.